

AI
WU
YAN
DE
RI
ZI

- 酸酸胶
- 拉网小调
- 玻璃钢琴
- 晶莹的泪珠
- 四季的游戏
- 彩虹心情
- 无情的情书
- 美丽日子
- 雨过就会天晴
- 失落的画片

- 物理 我的
- 我和老爸
- 宁静·丹·菲
- 柚子姐姐

爱哭爱笑的日子

AIKUAIKIXIAODERIZI



● 雨君等

愛哭愛笑的日子

非常少年丛书

● 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哭爱笑的日子 / 丽君等著 . —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 2001. 4
(非常少年)
ISBN 7 - 5324 - 4396 - 5

I. 爱 … II. 雨 … III. 儿童文学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515 号

爱哭爱笑的日子

丽君等著

施玉森 插图

刘多益

颜志强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铜 美术编辑 颜志强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2.75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39,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江苏丹阳人民印刷厂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7 - 5324 - 4396 - 5/I · 1803(小) 定价 : 4.40 元

14068 102

序

是一段成长的岁月，
是花一样美妙的年龄！

这样的年龄，常常爱哭爱笑，充满梦幻与活力，充满快乐与烦恼；这样的年龄，会藏着些最真最纯的秘密和心事，想对朋友悄悄诉说；这样的年龄，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象无处挥洒，于是将率性和“诡计”不经意留下……那一段年少浪漫的日子啊，是你我记忆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阳光灿烂的日子，呼朋唤友，踏上芬芳的泥土去一次远足，让自由的心情尽情放飞；月光清朗的





时候，坐在红茶馆磨砂玻璃的朦胧氛围中，面对面做一次心灵的交流，把心中的秘密倾诉；或者索性对镜自怜，用都市的流行和个性的写照扮一个最靓最酷的美眉……

在青春依旧的日子里，把这些心情变成文字留下，把生命中一段属于非常少年的梦幻记下，生命也会因此亮丽起来……那些率性的真诚，温婉的情调，浪漫的情怀和偶尔的“出轨”，是成长岁月中一段最具跳跃动感的色彩，令人感动、舒畅、也值得我们好好珍藏。

目 录

酸酸胶	1
拉网小调	9
玻璃钢琴	17
晶莹的泪珠	24
四季的游戏	30
彩虹心情	34
无情的情书	38
美丽日子	45
雨过就会天晴	51
失落的画片	56
物理，我的宝贝	62
我和老包	67
云·静·丹·菲	72
袖子姑娘	78

酸酸胶

● 雨君

兰格的头发一毫米一毫米长长，见识反倒一寸寸缩短，不晓得哪里跑来那么多规矩，沙滩裤戒了，跑鞋换成皮鞋，说话软软笑起来软软走路都像脚底打飘。羚果眼睁睁看着自己初中的死党慢慢变成一个陌生单词，词义跟以前已经相反，假小子——小淑女。不能捋头拍肩胛，兰格从头到脚纹丝不乱的。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好叮当，说说笑笑，兰格浅浅笑不发声音，羚果唱不来独角戏，一只嘴巴怎么形成对流么？喉咙痒痒，还是咂吧咂吧我的酸酸胶，一块五毛，十足津津有味五分钟，酸甜酸甜轮换铺上舌尖，合算死了。这也会惹着兰格的，非条件反射，被羚果咂吧得要流口水，

连忙紧紧端庄仪容，扔来一句：“超过16岁还舔棒棒糖，不是可爱，是弱智。”

“还想让我不爽——”羚果不搭理，自顾自照舔不误，舔得嘴唇亮晶晶，脸上眉也开了眼也笑了，一边又掏出一根酸酸胶去捅兰格的胳肢窝。

兰格很气愤，甩了手一个人往前重大踏步，心里默数“1、2、3、4、5、6、7……”10是最大值，死党屏不过十秒的，兰格的过肩长发飘呀飘，像极了洗发水广告里一赌气转身就跑的女孩，那个男生就是心太软，才嘀嗒几下啊，就赶紧追了去。羚果一把拉出糖球球，让大嘴什物桶吞去吧。“唉，女生都是这么被宠坏的。”



兰格抿着笑移着碎步过来，神情步子跟和服蛮衬，好像有点像……羚果发呆了，是什么把曾经亲爱熟悉的大嘴兰格打造得面目全非，改走柔情线路？“你知道完治最后还是和谁在一起？——关口里美也，长辫子小嘴巴，眼神波光粼粼。短头发、蹦蹦跳跳的赤名丽香输了，可爱有什么用，在真正的淑女面前，不经她温柔一刀！”兰格咕噜咕噜流出一串，“几遍看下来，我想好了，提前在16岁预习好淑女功课，免得26岁被动，就算再优秀的女孩也会糊里糊涂输给什么幼儿园老师。”

日剧不是一点点厉害，流川枫刘海一甩，伏倒一大片。赤名丽香露齿一笑，又照亮多少心窝！羚果讨厌那个黏乎乎又泪汪汪的里美，搞得完治六神无主七荤八素哦。“那种自卑的家伙，白送我都不要的！”看过《东京爱情故事》，有100个女生就有99个爱死丽香，剩下一个是变得怪里怪气的兰格。

“我们班男生在寝室里做过选择题，答案很统一，选择丽香做最要好的朋友，末了，老婆还是讨里美。”这就是让兰格做人突然换频道的原因？

“天！”羚果有点想昏过去，“离做老婆还有多远呢？”扳一扳，连脚趾头都得搭上一两个。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兰格声音幽幽，“最

最主要——喜欢一个人实在太吃力啦。”

羚果想起丽香，在大雨里等得人都要僵成一座石像了，不就是那个乡下人完治随口说说要请她吃蛋糕么？这家伙一天到晚像钟摆一样在丽香和里美中间摇摆不停，满满的阳光一回又一回在快乐的丽香脸上熄灭隐去，羚果真正地看到了什么是黯然神伤，它可以把明媚灿烂的丽香一下扔进伤心太平洋。羚果为丽香委屈得要命，不理他不理他好不好？没有用没有用呀，“我——就是喜欢你呀，完治！”难过的丽香说，把眼泪使劲压在眼底；倔强的丽香说，默默地百折不挠；痴情的丽香说，喉咙都要喊哑。

“喜欢又要贪省力，还能算真正的喜欢么？”头蛮用力地一点又一点，羚果质问的样子都像日剧里的女生。

兰格不响，眼亮一亮，心头好像被羚果擦热了，那个藏了很久很久暖呼呼的念头蹿上来了：“要不，今晚，真的给他打个电话吧……”

想想他根本不是帅哥，会打一点篮球还是替补的，小眼睛大鼻子，偏偏怎么看怎么像成龙，笑起来眼角两条小细纹像蝌蚪，好舒服的。知道要把感情藏好，可兰格实在很想和他有些“私交”。他一定喜欢百分之百的女孩，兰格也好奇怪，在一寸

寸长起来的头发里越变越安静，有哪个含着心事的女生会大喊大叫啊。兰格像一只香蕉被沉默娴熟，由青青到金黄，再女孩不过了。好几次，她替自己设计好理由，只想在电话里用耳朵听听他的声音，不用面对面，那样压力实在太大。手指还是在最后一个号码上止住，自己早已不是那个大嘴兰格了，呱不完又啰嗦又土的句子。兰格怕找不到最得体的开头，让所有美好的期待灰飞烟灭。丽香就是把喜欢说得太早，让完治摸不着头脑不太当真。

再后来，兰格不再想和他建立“私交”那档子事。每晚，她都会拨他家的号码，在响第一声时飞快放下话筒，兰格不求他知道她的心思，只要他能每晚听到自己传过去的一声铃声便足够了。每一次拨那烂熟于心的号码都一样紧张，明知自己有足够时间在对方拿起话筒前挂掉，仍是担心万一接通了怎么办——编一个漏洞百出的理由，或者干脆放下电话，留给他满肚子疑问？事实证明所有担心都是多余，那一头话筒一次也没被拿起来，松了一口气之后，兰格总有些遗憾：我是否该等他说声“喂”，那样，就清清楚楚认识他的声音啦。

下决心以前，酸酸胶在兰格的舌头上不知打过多少滚，酸甜酸甜一层层涌来，就像打给他电话

的滋味。羚果的话羚果的酸酸胶都在给兰格打气：I just call to say I like him. 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就做一回丽香吧，给自己一次机会，酸酸胶，酸酸胶，你有没有魔力，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乱七八糟的祈祷真的能赶跑害怕，换来勇气，兰格连听了三下“嘟”都没有甩电话逃走吧。她在等待她的完治说声“喂”，她真的会告诉他“其实我每天都在打电话给你，你不知道的，因为每一回在你发觉之前，我已像小老鼠‘吱溜’跑了……”

“嘟”第四下，茫然和失望开始涌来“嘟”第五下，别做丽香缩回去做里美吧，人家根本不会睬你么？！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有本书上说六声电话铃表示诚心诚意，勇敢的丽香在完治的心里不是永远美好的么？“嘟——，嘟——”要是这次不试一试，就再没有可能和他做朋友了，不管是好朋友还是彼此喜欢的那种。

“喂——”快要等到绝望的边缘了，一个好听的声音犹如天籁飘来，撑一叶方舟来渡兰格啦……

那晚因为勇敢而分外快乐的兰格从他那儿知道：电话不在他房里，当兰格千辛万苦拨过去时，家里没别人，他正在听“后街男孩”，要不是

walkman一下没电
要不是他正好是百
米冠军，最后一刹
那海底捞月的动作
就不可能完成，月亮
也许就此跌入无
底深海，不再浮出
水面。

“啊呀呀，捞到
的不应该是月亮，
是一支有魔力的酸
酸胶。”

“啊？”

“它不停地在
我舌头上开心打滚，
说加油呀你马上
就会如愿以偿！”

.....

挂电话前兰格
终于问了他喜欢什
么样的女孩，他想
都不想回答：“樱桃
小丸子！”



“以后我就叫你丸子啦，完——治！”兰格索性大叫，那声呼唤响彻心扉。

“啊——？”

“完治，再见。”

“好的。”

“再见，完治！”

“喂喂——明天给我带一支酸酸胶！”



拉网小调

● 吴文艳

亦若 若是我在一次团市委会议上认识的高中女生，纤巧玲珑的体形，配一张可爱的、笑眯眯的娃娃脸，嘴一咧，露俩虎牙，双肩背包下挂着一只毛茸茸的小卡通狗。临别时，我们各自留了对方的伊妹儿地址，以后，隔段时候她就会在我的信箱里留一封长信。我一面惊讶她怎么会在繁重的学业之余，有那么多的时间用于闲聊，然而我又喜欢读那些快乐、生动的故事，那些属于亦若们的故事。

亦若在一所寄宿制的重点高中念书，她告诉我她有一伙死党，就是她所在闺房的上铺下铺左铺右铺，其中一个叫小米，亦若说因为她动不动爱

把她老爸的那句话搬出来，“当初小米加步枪革命不是也取得胜利了吗”，所以大家就叫她小米了。还有一个叫“东西”，也是因为她常把“东西”放在嘴边的缘故，“格东西是啥东西”“格东西勿是好东西”，结果她自己倒成“东西”了。亦若说：“不过她一点也没生气，因为她喜欢一个名叫‘黄爱东西’的女作家写的东西，自己叫‘东西’的话不就和‘黄爱东西’搭上边了吗？哈哈哈。”

有一天，收到亦若的伊妹儿，问我是否喜欢网上聊天？还说不懂得享受上网的乐趣就不是现代人。我想听听她上网的感受，就抓起电话打了过去：“什么时候你也成了网虫？是不是想带我网上冲浪一翻？”

两个人在电话里聊起了上网问题，没想到就此聊出个网上故事。

亦若说她算不上是个网迷，只在回家后的每个周末晚上十一点以后遨游一下，因为十一点以后收费低廉。

“东西和小米她们也上网的，刚开始她们用她们那女性化的真名，结果都招架不住那些男性网民的大胆与热情，哈哈，吓懵了。后来她们俩只好换了个假名。我还好，因为我的名字比较中性，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心平气和地上网和收网。”亦若用

了一个上网和收网的字眼，很有意思的。

我知道亦若说得心平气和，只是说起初是这样的，后来却发生了令她太不能心平气和的事儿。

那天，亦若心血来潮上了一个美洲的网站，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同几位老外网友磕磕碰碰地讨论着一个关于好莱坞电影语言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与交融问题。有论者坚称好莱坞电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是电影史上光辉永驻的奇迹，却不是神话，也不

